



ERICH MARIA REMARQUE 著·彭歌译

天何奈何

當代名著精選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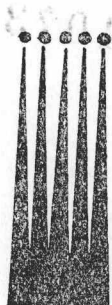
奈何天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HEAVEN HAS
NO FAVORIT***

ERICH MARIA REMARQUE

彭歌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〇四二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九七

奈何天

HEAVEN HAS NO FAVORIT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61

原 著：Erich Maria Remarque
譯 者：彭 歌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發行：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郵撥 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韓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瑞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主編：李純慧
美術編輯：李復君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話：3061972

第 二 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三 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台幣110元 港幣30元

當代名著精選197

奈何天

***HEAVEN HAS
NO FAVORIT***

ERICH MARIA REMARQUE

彭歌譯

主要人物表

赫伯·戈林——在加油站工作的少年。

柯里凡——一個職業賽車員。

霍爾曼——曾是柯里凡的賽車助手，因肺結核在碧拉絲塔療養院休養。

法瑞——賽車員，因賽車失事而去世。

保禮斯·瓦可夫——俄國人，對莉蓮情有獨鍾。

董莉蓮——比利時與俄國的混血兒，雙親已去世，患有結核病。

宋安妮——莉蓮的女病友，因肺病不治而死。

鱈魚——病人口中的療養院護士長。

達賴喇嘛——病人給療養院醫生起的綽號。

黎啓德——男病患，德國人。

李尼爾——男病患，法國人，和黎啓德同是棋迷。

蓋斯敦

——刺薄的伯父。

毛琳迪

——柯理凡的女友。

黎維禮

——漁船公司的老闆。

杜蘭尼

——柯理凡現任的賽車助手，隨車技工。

達摩

——英國皇家海軍的軍醫，曾隨口失言，害得柯理凡。

曼羅

——亞瑟夫——英國人，操辦賽車官廳。

志輝

——賽車員，因賽車失事而死。

露爾曼

——曾於柯理凡的賽車上，因故障而小提其結果是過期。

陣里只

——一隊賽車車員。

赫倫·文林

——五時前放工時的受平。

主要人物表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我有許多書，還有三個手足。

每當姊弟到我家拜訪之後，總想順手牽幾本書回去打發良夜。他們從來不看其他的書籍，總是偷拿『當代名著精選』。現在我將這套書藏在櫃子裡，可是還是防不勝防。

名作家／三毛

從第一期連載費禮所譯『原野奇俠』時起，『皇冠』三十多年來造就的譯者和推出的譯作難以數計，近六年三百種『精選』更使它登上名著中譯事業的新高峯。

名作家／彭中原

『皇冠』以放眼世界的視野，掌握文藝的尖端趨向，使世界當代作家的氣息和心跳，成為國內讀者一波波熟悉的聲響。對於期望更貼近現代情感的讀者，『皇冠』以敏銳的探觸，提供了最具『熱度』和『品質』的服務。

中廣節目主持人／楚雲

六年來皇冠出版了300種，平均每年52本『當代名著精選』，內容雖是文學，作業却像周刊，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

時報周刊發行人／簡志信

日子，有時候，說老實話，有點單調！皇冠的譯作常常在夏日靜謐的午後帶我走入一些奇妙的情節，所以，我必須寄上我的感謝！

名作家／趙寧

雷馬克和『奈何天』

—譯序—

一個偉大作家的構成，基本上不外乎三個因素：第一是觀察力與感受力；也就是『見人所未見』的發掘題材的才能。第二是表現力；也就是他組織、剪裁和表現題材的技巧。最後也是最主要的一點，是他的思想，他的人生觀，他的哲學，這涵蓋了他寫作的原動力以及他所追求的目標：他爲甚麼要寫作？

對於中國讀者，雷馬克是一個熟悉的名字。這主要是由於他作品中所選擇的主題與我們的生活經驗最爲貼切，戰爭、暴力、流亡，以及一切價值錯亂迫使人不復爲人的悲劇。雖然他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背景，都離我們很遠；可是，透過他的觀察與感受，使我們會起天涯若比鄰的感覺。

雷馬克於一八九七年出生於德國的奧斯納朋克地方。祖先是法國後裔，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徙居萊因河地區。他的父親是一個裝訂書籍的工匠。雷馬克這個姓氏很像猶太人，（這是希特勒政權對他屢加迫害的一個理由。）但事實上他一家全是天主教徒。

雷馬克幼年在本地讀書，十八歲應召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曾五度負傷，最後一次傷勢頗

爲嚴重。德國戰敗之後，他在荷蘭邊境的小城中教了一年書。但那種刻板的生活深爲他所不喜；於是參加了一個『吉普賽人篷車隊』到處漫遊。後來到了柏林，替某一汽車胎公司擔任試車駕駛員。在那一段期間，他開始寫一些與賽車有關的短文，在瑞士的雜誌上發表。就由於這種投稿的關係，他後來成爲Sportbild畫報的編輯。

生活稍獲安定，雷馬克便開始他嚮往已久的寫作生涯。他第一部作品便是成名之作『西線無戰事』。這書被認爲是有關第一次大戰最好的一部小說，也是人類對於軍國主義最有力的控訴。

『西線無戰事』的出版，却經過不少周折。當時的雷馬克，還是一個無名的新人，所以他的手稿送交好幾家大出版公司去審閱，都被婉詞推拒。最後，才由規模很小的烏斯坦公司(Ullstein)出版，想不到甫行問世，就引起各方的激賞，出版第一年（一九二八年）僅在德國就銷行了一百二十萬冊。其後這本書先後被譯爲二十九種文字，至今總銷數已超過四百萬冊。世界文學評論家如美國的孟肯、德國的斯陶爾、法國的蒙德，都一致讚揚『西線無戰事』是『最好的』、『最偉大的』戰爭小說。

此後，雷馬克被認爲是繼托瑪斯·曼之後最偉大的德國小說家。可是他在國內並不得意，他的想法、他的心情，尤其是他那種天下爲一，超越民族優越感的觀點，在德國，沒有幾個人能真正的瞭解。儘管他已名利雙收，可是心情上仍是十分寂寞。於是，他自一九三二年旅遊瑞士，卜居於世界聞名的玫瑰湖畔。其後希特勒攬得政權，肆力推行軍國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政策，對於以悲天憫人爲懷而反對戰爭的雷馬克積不相容；在一九三八年，終於剝奪了他爲德國公民的權利，所有他的作品，都被納粹黨徒銷燬。

一九三九年，雷馬克到達美國。起初住在西岸的洛杉磯，埋頭寫作，那幾年間，這個『無國籍』的作家寫了幾本書，其一便是最爲中國讀者所熟知的『凱旋門』。雖然他於一九四七年取得美國國籍，但他始終保持着用德文寫作的習慣。到目前爲止，他一共寫了九本書：『西線無戰事』（一九二八）；『歸途』（一九三一）；『三同志』（一九三七）；『流亡曲』（一九四一）；『凱旋門』（一九四六）；『生命的火花』（一九五二）；『愛與死』（一九五四）；『黑墓碑』（一九五七）；和『奈

何天』(一九六一)。

雷馬克是一個高大健康的人。據他的一位好友柯萊門的形容，雷馬克的藝術才能是多方面的，他酷愛音樂，能彈一手好風琴。成名後，他喜歡蒐集名畫，尤其是塞尚和梵高的作品。此外，他還搜購中國玉石佛像和波斯地毯。他一度定居在紐約，但每年都要到歐洲去度假。他不像一般名作家們那樣規定自己要寫作幾個小時或者寫幾千字；而祇是像一個業餘作家，在與會來了的時候才動筆。三十餘年的漫長時光祇有九本書，說不上多產；可是這九本書幾乎都是可傳之作。

雷馬克的作品中，『西線無戰事』、『流亡曲』、『凱旋門』、『生命的火花』、『愛與死』都已有中文譯本。這些譯本大都根據英譯本而來，儘管經過一再轉譯，可是我們依然能體會到原作者雷霆萬鈞的筆力。就我個人的感覺，如果用繪畫來做比喻，毛姆是工筆，海明威是寫意，雷馬克則是潑墨。雷馬克的作品，即使祇是尺寸之幅，也有千里之觀。他不用柔媚圓熟的筆墨取悅讀者，而是用粗豪悲憤的聲音，譜出了震人心弦的篇章。他無情地刻劃了人的卑鄙、自私與無知；同時也寫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莊嚴——怯懦中的勇敢，軟弱中的剛強。

多年前，我為『自由談』寫了一篇『二十世紀的大小說家』；文中蒐集了當代評論權威的意見，在末尾，我為雷馬克的被忽視而鳴不平。老實說，雷馬克的偉大處，實非『太平盛世』的書齋中的學者們能體味欣賞的。

也許就因為那篇小文的緣故，一位文友寄給我一本雷馬克的新著：『Heaven Has No Favorites』。當時我因為正在美國東海岸度假，沒有來得及看。有天深夜老友J來看我。對雷馬克不僅喜歡，而且崇拜；於是我就要他帶回去看看，『看完了寫個書面報告來。』

他的『書面報告』一直沒有來。可是，那年秋天回到學校，我們住進了同一個公寓。一連好幾個晚上，我們都在談雷馬克。

『你為甚麼不把它譯出來呢？我去為你接頭出版的事。』我鼓勵他。

他有些心動了。但他實在太忙，日夜忙着許多『十萬火急』的事情，其中之一是他的博士論文。這事就這樣擱下來了。可是我們仍不時提起這本書，彷彿是一件應該做的事沒有去動手，兩個人都覺得歉然。

『還是你來吧，』他說，『我連題目都爲你想好了，就用『奈何天』好不好？』

我自己先也想過的：我覺得如果從字面上着眼，中國古書上的『天道無親』正好。可是，這四個字連在一起，會給人一種說不出的森然之感，不像小說題目。而且，『天道無親』下面，應該是『常與善人』，但在這本書中，天是連善人也不『與』的。於是，我接受了J建議的題目——翻譯這本書便成了我的事了。

後來我搬到U城來，J來信還常追問我爲甚麼遲不動筆。在他不斷的勉勵之下，終於在秋天開始，利用課餘時間斷斷續續把它譯了出來。爲了感謝J的精神支援，我就用『奈何天』這個題目，來紀念我們的友情。

在『西線無戰事』的卷首，雷馬克曾經寫道：『曾經生活在戰爭中的人，即使他們能僥倖逃過砲彈，但仍不免爲戰爭所毀滅。』『奈何天』便是寫戰後的悲劇。

故事發生在瑞士的一家肺病療養院中。女主角在大戰期間受盡顛沛，喪失父母，靠先人的一點遺產在療養院中苟延殘生——她的生命是『從一次嘔血到下一次嘔血』。男主角比她年紀大得多，是個『幸而逃過砲彈，但生命中的某一部份已毀於戰爭』的人，職業是專門開快車的賽車員——他的生命是『從一次賽車到下一次賽車』。他們邂逅相識，就因爲這一點『人世無常』的感慨，使他們墮入情網。

他開始並不以她爲意，對於久經滄海的他來說，太不成熟。但是，等到他瞭解自己是她解多麼愛她的時候，他覺得戰爭的陰影和死神的威脅都比他強得多，他抓不住她。

她對他傾心相愛，但不願表露太多，她寬容他那種開雲野鶴到處留情的『無所謂』的作風。因爲

她瞭解他，也瞭解她自己，『我不會和他一起活到明年春天。』

『奈何天』是雷馬克全部作品之中離戰爭最遠的一本，可是，戰爭的陰影仍然投射在每一個人物的一言一動上。戰爭仍是一個主角——雖然它始終沒有出場。

譬如寫到療養院中兩個老病人——一個德國人，一個法國人，下棋的一段插曲，寥寥數千字，就把民族仇恨的心理做了最深刻的解剖。法國人最後原諒了德國人，因為那德國人的妻兒也是在大戰中被炸死的——發動侵略戰爭的民族，也難逃自食惡果。

男女兩主角後來結伴下山，故事展開，從巴黎、羅馬、威尼斯到南部的海濱。最後是悲劇的結束。健康與疾病，安全與危險，生命與死亡，處處是尖銳的對照。大部份的情節是輕鬆的——至少是承平時代的小人物的輕鬆；可是基調是沉重的，充滿了悠悠無定的生命之沉哀。

書中有近百的人物，波瀾起伏的離合悲歡。雷馬克的筆尖操縱着我們的心靈，我們剛剛讀過一段極風趣幽默的話語時，絕不會想到下面緊接着一句會使人愴然淚下。

書中的幾個主要地點，都是雷馬克最心愛的舊遊之地。賽車又是他少年時的舊業。這自然也是幫助這本書成功的因素。

我不知道我究竟能把原作者的心意傳達出幾分之幾，這是我要向讀者們道歉的；可是我知道我從翻譯之中多少也學到了一點東西。這收穫，至少超過了我所費的精力與時間。這使我記起了丁的話：『翻譯名家的作品，也是一種學習的方法。』